

教宗 從距離到宴席

教宗方濟各六月二日在帶領參加司鐸禧年活動的與會者作首場避靜默想，主題為「從距離到宴席」。教宗指出，天主的慈悲拉近我們與祂的距離，帶領我們進入祂的宴席。我們雖為自己的卑微感到羞恥，卻享有天主所賜的尊嚴。

教宗從福音中慈悲父親的比喻（蕩子的比喻），展開這次默想的內容（路十五 11-31）。這位父親的小兒子在遠方把財產揮霍盡了，只好靠放豬維生。他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但他不只沒有尋獲自由，反而淪落為奴隸，因此開始思念故鄉。當這小兒子回到故鄉時，他的父親對他又親又抱，直接拿宴會的禮服給他穿上，不在乎他全身骯髒。教宗稱，「這就是帶著羞恥的尊嚴」。

教宗由此闡述「尊嚴和羞恥」這兩個極端。「在尊嚴和羞恥並存的地方，我們可以感受到我們天父的心跳」。慈悲有如鮮血那樣由天父的心中流出。「天父走出來尋找我們這些罪人，吸引我們到祂身邊，淨化我們，更新我們，並再次派遣我們到所有邊緣之地，把慈悲帶給眾人」。

上主不只淨化我們，更與我們相遇，賜給我們尊嚴。教宗以西滿伯多祿為例，闡述在牧職中尊嚴和羞恥的健康張力。西滿是個普通人，有自己的矛盾和軟弱，耶穌給他起名為伯多祿，使他成了磐石，掌握天國的鑰匙，領導其他人。耶穌剛誇獎了伯多祿的信德宣認來自天父，伯多祿卻要求耶穌遠離十字架，因而立即又受到耶穌的嚴厲斥責。伯多祿始終面對這兩個極端。

教宗表示，我們極度羞恥的卑微和至高的尊嚴同時存在。「當天主子民親吻我們的手，尊敬我們，而我們卻看到自己最深處的卑微時，我們作何感想？矛盾總是存在。我們必須置身於此，置身於我們極度羞恥的卑微和至高的尊嚴同時並存的空間內。骯髒、不潔、狹隘、虛榮、自私，虛榮是我們司鐸的罪，但我們同時被洗淨雙腳，被召叫和揀選去分派增加了的餅，受到子民的祝福、愛戴和照顧。唯有慈悲能使人承受那樣的處境。」

卑微與尊嚴之間的張力為何結實纍纍呢？教宗解釋道：「因為這張力的維繫源自於自由的決定。上主雖然在一切事上助佑我們，但祂施展作為時，主要還是尊重我們的自由。慈悲便是關乎自由的問題。」慈悲是一種觸動內心的情感，「當一個人體驗到慈悲時，便由直覺明白了許多事。舉例而言，我們明白別人處在絕境，他的遭遇並非出於他的罪過；我們也明白別人與自己一樣，因而能夠設身處地為人著想。我們最終會堅信，需要無盡的慈悲，如同基督聖心的慈悲，才能賠補人生中的許多罪和苦難。慈悲若是低於那層次，便無濟於事。」

慈悲會弄髒手，帶來危險；慈悲涉及的是人，而非案件。教宗告誡司鐸說：「我們要小心我們的措辭。有時我們會不經意地脫口說出：『我碰到一個案件。』請等一下，你最好說：『我碰到一個人。』『我碰到一個案件』的措辭太過教權主義。這種措辭貶低天主聖愛的具體程度，將人貶低為一個『案件』，並會使人置身事外，不弄髒手，作出一種乾淨、優雅，又沒有危險的牧靈工作。」

慈悲賜予尊嚴。天父要擺設宴席，把祂子女所喪失的尊嚴一次而全部地復原。這讓人能以新的視野展望未來。教宗強調，「慈悲並不忽視罪所造成的客觀傷害，而是消除它對未來的影響力。這就是慈悲的力量。慈悲是生命的正確態度，相反於罪所帶來的死亡苦果。因此，慈悲顯然絕非天真爛漫，絕不忽視罪惡；慈悲考慮的是生命多麼短暫，以及仍有善事有待完成」。

教宗鼓勵眾人「全然寬恕，好使別人也能向前展望，不浪費時間內疚自責、自我感傷和惋惜所失去的一切。當我們開始照顧他人，也要省察自己的良知。一個人幫助別人越多，就越能補償他所犯下的錯誤。慈悲總是充滿希望，它是希望之母」。

蒙市聖湯瑪斯天主堂華人主日通訊 ~ 摘自梵諦岡電台 ~